

由《归去来兮辞》解读陶渊明的心路历程

王 静

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第一中学, 中国·山东 济宁 277600

【摘要】不少语文教师教学时放弃对文本的原生挖掘, 直接将《归去来兮辞》中回归田园、闲适超然的隐士情怀提供给学生。不管这种“挖掘”是否正确, 这种教学容易形成对陶渊明及其文章的标签化解读, 也会造成学生思维的简化和定式。《归去来兮辞》作为教学名篇, 要引导学生在真实文本中想见诗人“士人——文人——哲人”的心路历程, 在真实情境中感受诗人的人格魅力, 在真实语境中提升思维品质。

【关键词】归去来兮辞; 士人; 文人; 哲人; 自我实现

俗话说:“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陶渊明由二十九岁第一次出仕想“立”到四十一岁经历五次出仕后最终辞官“不惑”, 前后达十三年之久, 这十三年, 陶渊明“破茧成蝶”飞出了一条“自救”的路, 他并非有意要作隐士, 而是试图在儒释道之外, 开创出一条以美和诗意是人生追求的自我实现之路。通过自我救赎, 陶渊明最终由一个漂泊、苦闷的士人, 转变成一个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的诗神。袁行霈先生评价他是一位具有深刻哲学思考的诗人, 其人生体现为一种哲人的美, 那么陶渊明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去开创一条自我实现的路呢?

1 “惆怅、盘桓”的士人

诗人在文本中用了不少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词句, “怅然”“慷慨”“惆怅”“独悲”“寄傲”“盘桓”“善”(羡慕)“感”(感叹)“聊”(姑且), “已矣乎! 寓形宇内复几时? 曷不委心任去留? 胡为乎遑遑欲何之?”等等, 经历五次出仕的陶渊明在最后一次辞官的路上, 还在扪心自问: “既自以心为形役, 奚惆怅而独悲?”诗人在惆怅什么? 也许为先辈“历世重光”的显赫, 如今却寒门潦倒而惆怅; 也许为年少立下的大济于苍生的壮志, 如今却“日月掷人去, 有志不获聘”而惆怅; 也许为“先师遗训, 余岂坠”的不甘而惆怅; 也许为一次次跳入官场“洪流”, 却一次次身心憔悴、遍体鳞伤而惆怅^[1]。这是一只飞“倦”的“孤鸟”, 该“洒落”地回家了, 别再“违己交病”, 这是一条禁锢的“池鱼”“质性自然”, 该回到“故渊”了。可你为什么还会“怅然”? 还在“盘桓”? 你明知“世与我相违”, 却“驾言兮焉求?”难道你心中还充满着“热情”和“忧勤”? 你还渴望建功立业?

那颗饱经沧桑却想让生命发光的士人心在“躁动”, 生根发芽的儒家传统, 使陶渊明频繁地出仕、归隐: 寄情于田园时难免有“白首无成”的惶恐; 暂疏田园走上仕途后又深觉“意志多所耻”; 看透世俗, 却一次次抱着幻想冲动向前。这使得诗人备受心灵地折磨——牢骚、苦闷、犹豫、忧愤, 难怪清代龚自珍说: “陶潜酷似卧龙豪, 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 二分《梁甫》一分《骚》。”

看来《归去来兮辞》外显恬淡平和, 内隐热情冲动。漂泊、痛苦的诗人啊? 你躁动着的一颗灵魂, 要到哪里栖身?

2 “乐天安命”的哲人

《归去来兮辞》的结尾, 诗人必须面对社会和个人的许多现实难题: 诸如穷与达的烦扰, 贫与富的交战, 生与死的纠缠。我们看到诗人“自我实现”的艰辛。“唉, 算了吧! 不要再想那个不属于我的仕途, 该与那个误入迷途的自己决绝了。我寄身于天地间还有多少时日? 既然“人生苦短”, 何不放下心来随心所欲呢? 这样我才能快乐自若, 做回自己。为什么我还心神不定? 追求富

贵显达, 渴望长生不老, 都不是我的人生选择。巍巍功业和赫赫名声是外在的东西, 如果将功名作为人生的目的, 自己的人生必定了无情趣, 即使求得了功名又为功名所累, 人生是如此短暂而宝贵, 为了功名而栖栖惶惶不是太“可惜”了吗? “植杖而耘耔”的农耕生活, 也许会“夏日抱长饥, 寒夜无被眠”, 但我却身心踏实, 怡然自得, 这才是人生的“真复乐”。长生不老, 是一种妄想, “死去何所道, 托体同山阿”罢了。怎样才能获得一种生命的永恒? 不耽于过去和未来, 更不求于长生不老, 而是坦然面对, 热爱人生, 活在当下, 乐天安命, 这才是最适合我的。

在清醒地觉察到了个人的“独悲”结局后, 他的归田不是避祸患于乱世的归隐, 而是心灵的归根, 是踏遍万水千山、饱经沧桑之后的皈依精神家园——自然。在自然里, 他恢复了任何力量不能剥夺的自由, 尽情地舒啸、赋诗; 他把自己的胸襟气韵贯注其间; 他让自然的生命更活跃, 情趣更丰富。他化悲苦为欢愉, 化矛盾为融合, 找到了精神与生活的“止泊处”, 他最终将“采菊东篱, 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 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审美的层面上完美结合, 完成了“自我实现”。不同于儒释道, 高出于魏晋名士, 这是一条融合自然和哲理的“陶渊明式”的路, 这是一个深厚博大而感发的生命, 这是一种最自然、最美好的品格^[2]。

陶渊明开创的道路是以美和诗意为基底, 突出的是人在自然和人生中的一种自由和豁达, 以及人对自然和人生一种真诚而热烈的爱, 这是一种很高的生命境界。正如叶嘉莹先生说: “在渊明诗中, 我们可深切地体悟到, 他是如何在此黑暗而多歧的世途中, 以其所秉持的、注满智慧之油膏的灯火, 终于觅得了他所要走的路, 而且在心灵上与生活上, 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栖止之所。”

当然, 陶渊明晚年诗歌中“猛志”一词出现多次, 可见有一股济世热流贯穿他的一生, 那偶然的“冲动”是他热爱人生的表现。林语堂先生也讲到, 陶渊明要遁世的仅仅是政治, 而不是生活本身, 他能察觉到尘世间的空虚, 但他又能生活于超越人生的境地, 所以他的生活也像他的诗一般自然冲和。笔者认为, 在《归去来兮辞》里, 诗人经历了士人——文人——哲人的心路历程后, 终于“破茧成蝶”, 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人, 《归去来兮辞》里有忧勤语, 有自任语, 有自在语, 有知足语, 有悲愤语, 有乐天安命语, 正是这种平和与冲动的交织, 才成就了陶渊明的伟大与崇高!

参考文献:

[1] 叶嘉莹. 好诗共欣赏: 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家诗讲录[M]. 北京: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016.

[2] 蒋勋. 蒋勋说文学: 从《诗经》到陶渊明[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